

22 婆最能懂得动物和草木



《古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贾平凹最新力作《古炉》是其沉寂几年之后,以文字为笔,记忆为墨,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文革”全景图。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但到1967年春,这个宁静村落,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牛铃从屋檐前的椽上往下溜,溜得急,仰八叉地摔下去,哎哟哎哟叫。狗尿苔不敢溜,还趴在瓦槽里。三婶在屋后喊:没事吧?牛铃在前院应:没……没事!

三婶说:没了大人,娃就会糟踏日子!却又见面鱼儿担了一担土路过巷口,就说:家里来客了,你还担土?

面鱼儿说:我在地里壅红薯窝子,听说家里来客了就往回走,顺便捎一担土,猪圈里已经成稀泥坑了。

三婶说:那开石、锁子呢,他们不能担土垫圈?

面鱼儿说:他们有他们的事么。

三婶说:唉,要把你劳成啥了,一把干筋了么!

面鱼儿说:吃得不少呀,就是瘦,把猪吃进肚里也胖不了么。脚步并没歇,担着担子先回去了。

三婶就对面鱼儿老婆说:你要多经管他哩。

面鱼儿老婆说:咋经管呀,他就是闲不住么。

戴花说:晚上也闲不住?他上年纪了,你别如狼似虎的。

面鱼儿老婆说:那事他要是不要,我一辈子想都不想。

戴花说:你哄谁呀!干一天活了,夜又长又肚子饥,就图干事,才睡得着的。

面鱼儿老婆说:开石他大在的时候爱耍,摸摸揣揣地逗你哩,面鱼儿是个饿死鬼托生的,要个没完没了,可他一上来就完了,我只是尽女人的份哩。

三婶说:他半辈子没沾过腥,可不敢随他的意。

面鱼儿老婆说:我能管住他?

戴花说:管不住了,那你就给他补哩,每晚给他烧一根葱,一根葱硬一冬!

三婶说:你这不是越发害他呀!

三个人说了一阵,三婶一低头,猫在院门口站着,一边微笑一边抹脸,三婶就不说了,赶紧叫喊牛铃。

牛铃从前院里跑出来,他的额头上跌出个青包,渗着血,粘上鸡毛。牛铃说:说啥的,恁热

闹的!

三婶说:说啥的,说你不会过日子!房上的柿子不敢再糟踏了,明日如果天气好,三婶帮你拌稻皮子。

牛铃说:就这事?

三婶让面鱼儿老婆和戴花都走了,说:你腿儿软,你到三巷道问马勺他妈,她让我给她染布哩,咋还不见人来呢?

牛铃说:我以为啥事的,紧天火炮地喊?!歪了头又回到前院,从房上把狗尿苔接下来。

狗尿苔从屋檐角往山墙头上溜的时候,又闻见了那种气味,就低了头往院子里看,看见了一条蛇从山墙根的石头缝里爬出来,又紧接着爬进另一个石头缝里。冬天里蛇都眠了,这条蛇还能让人看见,真是奇怪。

狗尿苔并没有看见蛇头蛇尾,两个石头缝中间的蛇身是那种花红颜色,他就不再告诉他又闻到了那种气味,心里想:蛇在阴冷处修得那么好的衣裳?

这个晚上,婆的耳朵开始往外流脓。年初婆的耳朵就流过脓,吹了些蛇蜕粉和冰散好了

的,没想又犯了。脓从耳孔里流出来,拿棉花粘了,又塞了一疙瘩堵住,疼痛使婆并没有喊出声,她只是一口气一口气吸着,继续在灯下剪着树叶。

狗尿苔当然想到了下午看见的红花蛇,他说:婆,要不要再寻些蛇蜕和冰散?

婆说:不用。其实夜里到哪儿去寻呢?他就看着婆剪,婆剪的是一群动物。

在古炉村,牛铃老是稀罕着狗尿苔能听得懂动物和草木的言语,但牛铃哪里知道婆是最能懂得动物和草木的,婆只是从来不说,也不让他说。

村里人以为婆是手巧,看着什么就能逮住样子,他们压根没注意到,平日婆在村里,那些馋嘴的猫,卷着尾巴的或拖着尾巴的狗,生产队那些牛,开合家那只爱干净的奶羊,甚至河里的红花鱼,昂嗤鱼,湿地上的蜗牛和蚯蚓,蝴蝶、蜻蜓以及瓢虫,就上下飞翻着前后簇拥着她。这些动物草木之所以亲近着婆,全是要让婆逮它们的样子,再把它们剪下来的。

狗尿苔见婆这个晚上剪了这么多的动物,是让这些动物撵走他夜里的噩梦吗,还是她不停地剪着就减缓了耳朵的疼痛?

至我们应该离开河内前,中国对于苏联的建议依然缄默不语。这使一向沉稳的柯西金不免感到懊恼。

他向我提问,同时征求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和越南领导人的意见,他该如何做才能使中国领导人同意我们的建议。

但最终无论是我们苏联人,还是越南人,当时都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与中国领导人促成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在河内等待太长时间。代表团起程回国时,柯西金指示将他的专机从河内飞到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然后飞经北京到莫斯科。我们的飞机又沿着南方航线返回,飞越印度上空到中亚。

就在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塔什干机场时,我们获悉中国领导人终于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晤。

于是,到塔什干机场后,我们稍事休息,当天柯西金决定飞到伊尔库茨克过夜,然后第二天早晨从伊尔库茨克飞往北京。

应该说,政治与地理之间似乎不存在着什么逻辑上的联系。苏联的政治路线与苏联代表团的日程航线也涉及不到更多的依赖关系。也许是天遂人愿,也许是柯西金深谋远虑、胸有成竹,他

周恩来同意与柯西金会晤

决定在河内等待的时间和专机绕道飞行的航程,终于等来了中国领导人的答复和决定。

高层领导人相互中断交往五年之后,终于促成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两国总理的第一次会晤。

按照中国方面的安排,这次总理会晤于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

按照外交惯例,中方提出这样的会晤地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但柯西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意见,因为毕竟有了这样的会晤交谈的机会。他认为,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才是重要的,地点设在哪里倒是次要的。

会谈一开始,柯西金向周恩来表明了来意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从两国人民的利益高度出发,苏联共产党认为,现在必须尽力尽快改善两国两党之间存在的不良关系,促使双边关系正常化。他表明,苏联方面已经准备同中国方面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从而逐步恢复苏中两国友好和两党团结的局面。

周恩来认为,改善两国关系

的前提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以互不侵犯为原则,为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和苏联的边境走向划定的问题。他指出,在苏联和中国各自出版的地图上,两国边境的划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存在着双方都有争议的边境地段。说到这里,他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兩國地图不同的边境划分,并指给柯西金看。

他很严肃地指出,在中国地图上边境线很少延伸到对方的领土深处,而在苏联地图上却常有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境内一侧之处。这便导致了双方的军事行动,当然给中苏关系正常化带来了大的阻力。

柯西金很专注地听了周恩来陈述的观点。他表示不否定在两国各自的地图上苏中两国边境存在着有争议的地段划分问题,但他认为这些具体问题可以通过专家来研究边境的争议地段,并定期举行专门的会议来协商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目前首先应该解决如何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但是,周恩来对于柯西金提

出的问题表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度。他指出,两国边境的划分有争议,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过去的不平等的边境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首先必须以平等和公正的态度来确定划分两国的边境线走向。周恩来对柯西金说道:“既然在事关两国边境边防问题上的是非分歧严重存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又何谈两国关系正常化?”

周恩来慷慨陈词,他很严肃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也就是中国领导人的观点。这使柯西金感到为难。他无法说服周恩来接受苏联领导的建议,即先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逐步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和政治观点问题上的分歧。两国总理的谈判最终又陷入了僵局,因为柯西金建议的仅仅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所以这次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形成由双方签署的正式文件。柯西金似乎感到有点遗憾,他也许没有预料到与周恩来的会晤和谈判是这样—一个结果,但他觉得毕竟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完)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本书作者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中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趣事。

6 桑南就是神探式的“文字警察”



《千雯之舞》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张之路

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几百年轮回的恋人、冤家书中相遇,围绕着中国汉字,人与人、人与字、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桑南,中文系的研究生,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夜半时分,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桑南就是一个神探式的“文字警察”!

桑南把“下架”的书开了清单,把准备送造纸厂“化纸浆”的书也开了清单。两个清单加起来共有几百本之多,清单送给了老馆长。

老馆长惊讶桑南的效率和准确率,于是来到桑南的110房间看看桑南是怎么工作的。

“你开始工作吧,我在一边看着。”老馆长说。

桑南打开一本书就用手指一页页地翻,他的速度很快,偶尔停留一下,就给这页书折个角,表示这里有错误。

“不错!真的很不错!”老馆长连连点头。

“一般般,不好意思。”桑南不无得意地说。

老馆长忽然指着书桌上的台历问:“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是馆里发的呀!”

“不是台历!我问的是项链!”

一条项链静静地挂在台历的左上角上。

桑南吃了一惊,只觉得心中一热。这条项链看着很眼熟,记不得

是在哪里见过了,他也不知道这项链是什么时候挂在这里的。

“我不知道!我也是刚刚看到的。”桑南说。

老馆长直愣愣地看着桑南的眼睛,似乎是想从里面找出撒谎的迹象。

“你说的是实话吗?”

“是!”

“你来以后,有人到过你的房间吗?”

“没有!”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就怪透了!”

“您以为我撒谎,是吗?”

“你去过我的办公室吗?”

“您说的是112房间?去过,第一天我去拿钥匙。”

“看见过那幅油画吗?”

“见过。我还想问您上面画的是谁呢。”

老馆长拿着项链带着桑南来到112房间。

“你说的就是这幅油画吗?”

“没错——”桑南忽然不说话了,他呆住了。

和台历上挂着的项链一模一样。

“奇怪吧?怎么有这么凑巧的事情!”老馆长举着手中的项链说。

桑南眯起了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上面画的是谁?”桑南问。

“听说她是这个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第一任馆长!啊!是个女的?还这么漂亮!”

“肯定是年轻时候的画像。”

“您见过她吗?”

老馆长摇摇头:“我刚到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这幅油画已经挂在这里了。”

“您说的这位少女当馆长是哪年的事情?”

“这座图书馆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时还不叫图书馆,叫做千雯藏书楼……如果她是二十岁当的馆长,假如这位馆长还活着,怎么也得有三百二十岁了吧?三百二十岁都不止!”

桑南紧紧盯着油画上的少女,觉得事情的确有些神奇,怪不得老馆长一看见那条项链就那样激动

呢。不要说老馆长激动,他现在的脑子里也是翻江倒海的一片混乱。

“你还看见什么了?”老馆长忽然又问。问得桑南有点儿发毛。

“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这条项链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老馆长抚摸着项链上的玉石说。

“什么传说?快讲讲!”

老馆长缓缓地讲道:“少女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在他临终的时候对女儿说,‘我离世以后,家里的钱财除了一部分维持生活之外,其余的钱盖一座藏书楼,向世人开放。’接着,少女的父亲送给女儿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是个稀世珍宝,将来你会用得着……’说完,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少女悲痛欲绝,但是她牢牢记住父亲的遗嘱,她把全家的钱拿出来盖了图书馆。图书馆落成之后,少女就带着一个丫鬟离开图书馆到外地去了。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一直不见馆长回来。”说完,老馆长又问:“你再想想,这项链从哪儿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这项链真的不是你自己的?”

“真的不是我的。如果馆里需要您可以拿走……”桑南犹豫地说。